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六釐米寬十三釐米



有客衝寒急遠征一身端
為利名輕陔南戒養虛真
樂薊北馳聲戀俗情漫說
持家妻共子室勞相事弟兼
兄束裝早辦歸裝計莫負
良朋勸勉情
嘉慶十月四日
五柳主人以京師書肆急須料理
胃寒比日余意謂家有老母侍奉
事大早作情計有要汲日信初勉去
後速檢呈書因追賦一律以贈復前



五柳主人以京師書肆急須料理
胃寒比日余意謂家有老母侍奉
事大早作情計有要汲日信初勉去
後速檢呈書因追賦一律以贈復前



余向聞柳文以吳門鄭氏本爲最善東城五聖閣顧氏
有殘本數年前書賈曾以示余索重直且未審其爲
鄭本與否故未之得時往來于心不能釋自遷居縣
橋去顧所居不遠跡之書主人已作古無從問津矣今茲
五柳主人以此二冊贈余欣喜之至蓋即前所見物也書
存十六至二十一三十七至四十一卷第之原不可知因檢近刻
直齋書錄解題見有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
卷姑蘇鄭定刊於嘉興以諸家所注輯爲一編曰集
注曰補注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此本董作童外又有曰注
其曰重校曰添注則其所附益也云案諸是本庶幾

近之然亦有不同者每卷題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

文集或加新刊於期首不云重校添注也卷中曰集注曰補注外又

有曰舊注者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此本董作童外又有曰注

曰黃曰劉者未知直齋所解題者即此否也世傳增

廣注釋音辯柳集亦多矣大抵元明刻本惟此殘宋

槧十一卷楮精墨妙實出宋刻宋印急收之以爲

續百宋一墨賦之助豈不與前賦昌黎宋槧諸殘本

競美乎戊辰冬至前一日燒燭書此跋時已二更餘新

月既墜微霜乍飛寒威從窗隙中來一種清興

祇自領之却憶贈書良友正放舟過梁溪也復公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說

天說

黃曰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岐之意惟沈對能知之今其言曰人能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則有功蓋有激而云抑子因而為之說謂天地元氣陰陽不能賞功而罰惡要其歸欲以仁義自信其說當矣然曰天不能賞罰善惡者何自而勸沮乎韓文公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正為抑子設也韓曰劉禹錫云子厚作天說以折退之言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補其辯然公雖與禹錫書云九子之論乃吾天說注疏耳禹錫天論今附此後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其者因仰而呼天

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矣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菰童曰按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菰張晏云有核曰果无核曰菰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菰又一說云有殼曰果无殼曰菰○菰魯

切飲食既壞不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

瘍疣贅癭痔童曰說文癰腫也瘍頭瘡贅謂贅肉癭頭腫一曰久創痔後病也○癭音昌瘍音陽疣音尤贅朱芮切癭音滿痔文里切蟲生之木朽而蝎中張曰蝎音朽木中虫非螫毒音歇者

草腐而螢飛音腐也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

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齧倪結切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



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

張曰墾耕治也音懇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窆音空

款而又穴為偃洩童曰偃洩也洩謂之洩音蒐築為牆垣

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

劉曰燔焚也音煩革金以鎔陶甄琢磨甄音居悴然使天

地萬物不得其情悴音切倖倖衝衝倖音幸攻殘敗

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

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

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

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人下字故

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

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

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

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

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

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菘癰痔草

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

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菘也元

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

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菘癰痔草木耶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厄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善跲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

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

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擊斂防害用濡
禁焚火用光斬材竅堅液礦礪銑義制強訐禮
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
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
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
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
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
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
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
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
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
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
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
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
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
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相在佞而
罰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
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
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
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

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
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
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
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
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
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
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
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
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大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
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
適乎莽蒼者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
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
乎群次乎邑邪求蔭于華榭飽于餘牢必聖
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
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郭邑也然苟由乎
匡宋雖郭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
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
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

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則歸乎天也人誠
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
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
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
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
維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
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沂洄不能峭爲魁
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
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
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

知文十一

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
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貼危
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
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
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
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
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乘
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
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
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

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荅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勢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荅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狴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

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夫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

抑之二八

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君十分彙從植類曰生

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

動

類曰蟲倮蟲之長為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龍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鶻說

黃曰唐之中世酷吏羅織姦臣擅權朋黨相軋者四十年藩鎮跋扈者二百載腥風逆氣彌漫宇內仁人君子為之恟哭故巴蜀不臣子美所以賦杜鵑之詩眷屬虛名白樂天所以有江魚塞馬之嘆
猶或相乳韓吏部喜而序其事以見斯人無慈幼之恩鶻能縱鳥柳子從之而為之說以見斯人多害物之忍是數子皆有數而云韓曰退之誌公墓謂子厚既退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厄於窮裔觀公此說必有當途者資子厚之氣力而不知報其端末意昭然○鶻胡骨切

有鶻曰鶻者亢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孰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燠熱氣乙六切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

圖之跂焉縱之

童曰浮圖之跂塔之最高處○跂立弭去智二切

延其首以

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

不東遂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

而不為仁義器耶張曰翮羽莖也○革反是固無號位爵祿

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郊韓曰鳥子生而須哺

曰穀自食曰雛○穀古侯切而知攫食决裂之事爾攫字下二有搏字不為

其他凡食類之飢唯且為其甚今忍而釋之以有

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

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怕其道

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

夫今之說曰以响响而嘿响蒸也吁遇况徐徐而

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

今夫梟鵩晦於晝而神於夜張曰梟不孝鳥鵩博雅

攝蚤察毫末而不見丘鼠不允寢廟孫曰左氏襄二十三年臧武仲曰夫鼠晝

山○梟堅堯切鵩音休循牆而走孫曰左氏僖七年正考父鼎

伏夜動不允於寢廟畏人故也銘曰三命而俯循牆而走是

不近於响响者耶今夫鷦其立趯然音趯也其

動若然韓曰善皮骨相離聲孫曰莊其視的然其鳴

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

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鷦者吾願從之毛耶翻

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祀朝日說

韓曰公時為監察御史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補注曰唐二分朝日夕

色續朝音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

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

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朝音今之所云非

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

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

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孫曰詩兩無正之左氏傳

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

朝不發朝暮不發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

韓曰

國語平公射鳩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諫平公乃趣赦之注豎內豎襄名也聞之夕謂夕至於

也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華夕

孫曰昭十二年左氏楚子次于乾谿祈父

從右尹子華夕王見之齊之亂子我夕

孫曰史記齊簡公四年初簡公與父

注子華鄭丹夕莫見也陽生之在魯也闕止有龍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悼之御軟言諸簡公曰出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注闕止

子我也夕趙文子龍君其椽張老夕

韓曰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斲之張

老夕焉而見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

韓曰國語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注

之龍斲盧紅切智伯家臣茁反滑切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

闡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

韓曰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青瑣門拜故

謂之夕郎蓋即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

孫曰周禮王摺大圭

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以三采可知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之祖識地德小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

其類足矣一無其類字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

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捕蛇者說

韓曰公譴永州時作謂當時賦斂毒民其烈如是黃曰苛政猛於虎孔子過泰山之言也泰山屬於

魯是時魯之政可謂苛矣毒賦甚於蛇柳子在零陵之言也唐都長安零陵相去三千五百里見唐賦所及者遠也是時唐之賦可謂毒矣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孫曰白章觸草木

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孫曰腊以為

以為

餌可以已大風孿踠癩癩

童曰踠曲脚也足疾也癩癩頭腫也一日曰久創癩疫癩

也○孿閭緣切踠音死又於遠切癩音漏癩音厲

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

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

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

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

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

之且曰若毒之乎

若汝也

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

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

孫曰汪然涕貌

曰

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

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

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

生日蹙殫其地之出

殫盡也音單

竭其廬之入號呼

而轉徙飢渴而頓踣

僵也音匍

觸風雨犯寒暑呼嗟

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藉但夜切

曩與吾祖居者

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

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

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

悍音

早叫囂乎東西

囂虛嬌切音敖

隨然笑乎南北

突他沒切

譁然

而駭者

譁音華駭下措切

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

苟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

弛施氏反

謹

食之

食音飢

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

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

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

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

韓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

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以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

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

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

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籍說

柳一六

一三

黃曰子貢觀蠶歎一國之人皆狂孔子以文武施張之道辭而闢之言若可已而不可已也子厚蜡

說謂各存實隱欲舉而去之是豈知孔子意乎且其說曰水旱蟲蝗癘疫可以黜神暴耗者貪罷弱

可以責人要其言欲歸重於人之罰輕神之責是矣然又有致雨反風去蝗與虎者為出於偶然堯

湯水旱非人之罪處人事於不可信又孰不委於天而盡廢人事耶措音乍或從虫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籍

孫曰措祭名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

臘禮記曰措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進有司以問籍之說則曰

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

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厲

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

孫曰唐制凡祭九一百八

卜七坐方當年載不登則闕其祀

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

成之方其措乃通

韓曰禮記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

方其措乃通以移民也鄭注云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焉

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

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

而知也是其誕漫愒愒

誕音但慢莫官切又莫半切愒盛兩切况許兩切愒愒驚貌

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

一無心也字必

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愒

况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

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

盲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

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

何也子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

一無上十字豈人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

乎罷罷弱乎

罷音疲下同

非神之為耶故其罰在人今夫

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

之數其名則其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

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

張曰金周公傳東六太雷電以風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

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

劉昆為弘農守有龜多虎災昆

為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宋均為九江守郡多虎均下令去其

東西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

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

到

切八年七旱者

補注曰二句莊子秋水之文

獨何如人哉其黜之

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謾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黃曰韓退之說論語與世之學者大異如子在回何敢死而曰回何敢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曰子所雅音之類皆自出新意不同諸子而每求異亦失之鑿也子於論語其語不多異而乘桴一說蓋出於諸儒言意之外非聖心之決然者是知韓柳二家皆不免穿鑿之弊○桴芳無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孫曰桴編竹木以渡大者曰筏小者曰桴

從

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

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

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

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

人之道

極一

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

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

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

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爲復也此以退子路兼

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

一作以爲

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
以此追廢幾之說追一作迨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
也歟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
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得
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捷一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

韓曰誨之楊憑之子也憑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臨賀在嶺南屬賀州公時在求誨之道求之賀公作是說以送然誨之猶以為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弊車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常人公反復論辯有二書見于集之別卷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

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

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

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孫曰攻中不方則

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

也孫曰箱所以載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

補注塗謂行於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

說也非眾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眾車之說澤

而杼山而侷童曰考工記凡為輪行澤欲杼山欲侷注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侷上下等○杼直呂切

上而輕下而軒且曳韓曰詩戎車既安如軒如輕孫曰輕俯也軒仰也且曳字本易曳其

輪音致輕祥而曠左韓曰禮記祥車曠左注葬之乘車也革而長轂以戟

孫曰華謂革車左氏曰長轂九韓曰兵高車巢焉而以望加巢以望敵

也成十六年左氏楚子登巢車禮記大夫七十安以愛老韓曰安安車也

而致仕乘安車自稱曰老夫輜以蔽內張曰輜說文云輜

孫曰漢武帝以安車迎枚乘輜車前衣車後也字垂綬而以旼劉曰禮記武車綬載

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韓曰周官巾車王之

常十有二旒以祀○旒音流其類衆也然而其要有乎材良而

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韓曰箱大車之箱也詩達而行之者輪

揭而固者蚤韓曰揭戟持也蚤當為爪考工記注謂輻長

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輶韓曰考工記

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却暑與雨者蓋張

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撓也轅音袁却暑與雨者蓋張

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

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

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

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攣乎內若軸攝之

以剛健若蚤引馬而宜御乎物若輶高以遠乎

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

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騤騤六轡

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

於大政也。九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孫曰：曾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黃曰：唐世士風，敬甚矣。其相戒山嫉之，欲毀小兒轉圓之器，以謂寧方為皂隸，不圓為公卿。柳子說車以贈揚生者，盡矣。其末篇曰：誨之方，其中懼圓。其外者未至，愚謂揚生誠能方，其中則其外當齊以圓，不害乎時中也。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圓教之，則不同乎流俗者。幾希然，則柳子之學或見笑於次山之家。

謫龍說

韓曰：當在貶謫後作。蓋有激而然者也。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竒女墜地，有光曄然。舊注：曄，目動也。光也。音葉。被緌裘，白紋之裏。韓曰：緌，帛青赤色。將侯切。又側鳩切。首步搖之冠。孫曰：步搖，冠名。言行步則搖。自漢時有之。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竒女頰爾怒，曰：童曰：楚詞：玉色頰以怡顏。又博雅云：頰，頰色也。頰，普名。切。又普冷切。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童曰：若汝也。儷，偶也。儷，儷也。

郎計 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
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
脩脩並音宵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
听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
孺子未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韓曰吳子即吳武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
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
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教怒衝涌教滿沒坊擊石

柳一六

一六

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敷舒為

林木岵嶭為宮室章曰岵嶭山高貌上古易立萬二切下魚列牙葛二切岵或作葛誰

其搏而斲之者斲音卓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

觸濁呼召竅穴竅一作竅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

葩剡芒葩披巴切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

也無裁而為之者無之字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

古委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

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

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

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

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
禍賊僻邪童曰瞽目不明也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
率恒多清明冲溥一無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
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矣若此逾千百
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
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間為物者有無之疑子
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罷說

童曰公之為罷說蓋有所指而言○罷音疲

鹿畏羆

韓曰羆獸名說文羆劉也似羆能捕獸祭天○羆救俱切羆畏虎虎畏罷

孫曰說文罷如熊黃白色

罷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其害人

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

弓矢嬰火

韓曰嬰在也音嬰

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

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

恐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罷

虎亦亡去罷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摔搏挽裂

而食之

童曰說文摔持頭髮也昨沒切

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

有不為罷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韓曰晉王嘉拾遺記八駿之名一曰絕地二曰翻
月三日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躡躡六曰超光七曰

騰霧八曰板翼
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

韓

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巨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
乘右服驂騮而左綠耳右騃赤驥而左白羲次車之乘右服
渠黃而左翰輪左騃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
之國遂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者莫此
為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
作來觀

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

孫曰螳螂標標蟻母方言曰譚魯曾以
南謂之螳螂三河之間謂之螳螂其書尤不經世多有

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

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

形類蛇童曰帝王世紀伏羲女媧蛇身
人首神農人身牛首媧公姓切孔子如俱頭

孫曰荀子云仲尼之狀面如蒙俱頭
者蒙俱之頭韓曰俱方相也音欺若是者其衆孟子

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

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

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

也下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

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

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

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

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驂騮白羲

音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

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
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
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
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問一作故終不能有得於
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
與聖人出矣黃曰韓子曰古之聖人有若牛若蛇若鳥若獸若
鶴言之爲怪柳子曰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
蒙俱之問終不能有得此所以欲焚八駿之圖文公之於聖
人信其有形貌之似而重求其心子厚之於聖人繁之以
人而不信其爲禽獸蟲魚之怪二子之意蓋大同而小異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傳

宋清傳

韓曰公此文在謫永州後作蓋謂當時之交游者不為之汲引附炎棄寒有愧於清之為者因託是以諷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孫曰居謂積也有自

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

清藥輔其方輒易童曰難賣也音售易以岐切咸譽清疾病

疔瘍者疔甲履切一本作或亦皆樂就清求藥莫

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

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

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

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

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

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

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

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作賒不

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

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怫音佛再則罵而仇耳

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翦子賤切吾見蚩之有在也

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

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孫曰姓郭號橐駝馬類也背肉似橐故以名之黃曰事有可觸類而長者聞解牛得養生問蠶金得鑄入爲天下之道與牧馬何異牧民之道以牧羊而知橐駝傳宜其有爲而作也○橐音託駝徒何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瘻

韓曰瘻文瘻區疾也○瘻隴主切

隆然

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

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

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

橐駝

一有家字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又虫實以蕃他植者雖窺

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

韓曰乳化曰孳孳音字又津之切

一有以字能順木之天以致

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

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去一

其時也若子

童曰時鍾也音侍

其置也若棄則其天

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

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

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

過焉則不及

一有焉字

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

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

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

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

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哉一作矣哉

問者曰

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

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

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

耕助爾植

張曰助勉也呼玉切

督爾獲蚤織而者

韓曰織謂繹也

蘇曹切

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褻以勞吏者且不

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

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作喜一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

一有也字

童區寄傳

韓曰其文曰桂部從事為余言之當在柳州作補注東坡有劉醜廝詩云曰此可名區寄追配柳之堯恨我非柳子擊節為爾謠謂此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以一自毀

齒已上孫曰談文男八月齒生八歲而亂齒而亂齒毀齒也父兄鬻南賣

以觀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楛之孫曰

鉗者以鐵束之楛手械也至有鬚髮鼠者孫曰鬚鼠長鬚也音獵力不

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

縛取么弱者么小也漢官因以為己利苟得僮恣

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

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竒矣桂部從事杜周士

孫曰周士貞元十七年第進士元和中從事桂管為余言之童區寄者郴州堯

牧兒也行牧且堯童曰堯採薪也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

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舊注南越中謂野市曰墟寄偽

兒啼恐慄為兒怕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

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

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

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
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
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
孰若吾得專焉然字一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
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
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
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兒氏也不當為僮賊
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
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
之童曰証果鄉之孫元和初為桂管
刺史觀察使○証音証又之刃切留為小吏不肯與

和文一七

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
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韓曰戰國策燕太子
丹欲以匕首刺秦王而討殺二豪豈
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敢
忤視乃令為荆軻副而往史記作舞陽

梓人傳

韓曰公蓋託物以寓意端為佐天子相天下進退
人才者設也黃曰王承福朽者而得傳於韓陽潛
梓人而得傳於柳又曰梓人傳意大抵出於孟子
孟子言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是何異於梓人
所謂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否者乎孟子言教王
人彫琢之為非是何異於梓人所謂由我則固不
由我則地不奪於
主人之牽制者乎

裴封叔之第孫曰各瑾
公之姊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

願備隙字而處焉

童曰說文隙院塞也當作隙寫

所

職尋引規矩繩墨

孫曰尋八尺引十丈尋引所以度長短也

家不居龔

斲之器

斲音卓

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

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

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

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

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

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

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

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

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

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斲者其不勝任

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

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

于上棟

孫曰易上棟下

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

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

孫曰

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

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

賈誼傳天下園視而起注云驚駭愕也

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

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欤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

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孫曰徒隸為鄉師者鄉師一鄉之長

里胥一里之長胥謂其有才智為什長者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

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

而為百役外薄四海童曰尚有方伯連率張曰王制

設方伯又曰十國以為連連有帥率與帥同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

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孫曰漢制鄉小者置嗇夫一人版尹

掌戶版者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

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

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

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

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

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

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音

齊行且責也音縣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

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

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

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

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躰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韓曰听听然笑也魚隱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

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圯毀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童曰周禮考工記之文今謂

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韓曰赤自謂歌詩類李白而赤其名狂士也其所養可知黃曰司馬長卿名相如以名慕蘭相如者也不效其全璧之高風而佞諛之辭有蘭氏所不為牛僧孺字思黯以字慕汲黯者也不效其好諫之高節而市人之行有汲直所不齒李太白以神仙風姿布衣入翰林苑使高力士脫鞵服空四海而李赤惑於妖鬼以世為溷以溷為帝居清都白固如是耶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

一本無州人二字

其友與

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

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

狂易病惑耶

易音亦

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

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

孫曰經縊也脰項也音主

赤兩

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

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

就牖間為書輒而圓封之

童曰卧不闔口曰輒音一從又左展又箭二切

又

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

一有而字

其友從之見赤軒劍

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

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

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

世猶溷廁也

溷胡兩切

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

都

孫曰史記趙簡子夢遊鈞天廣樂

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

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

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之獨得

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

一作耳

又何暇赤之笑

哉

補注東坡有李赤詩并題跋見六一集

蝨蝨傳

黃曰多藏必厚亡財多必害己古人所歎子厚知其其憎王孫則為其竊食自實也其招海賈則為其以利易生也腰千金以甘溺所以哀零陵之氓貪重負以至死所以閱蝨蝨之蟲戒之深矣然規權逐私卒陷黨籍將言之不能行歟抑其及禍而後悔歟又曰素驢善負愈重而後起然工於為人故獲養而無害負蝨蝨遇物愈貪而不已然無所用故受禍而莫救韓曰公之所言蓋指當時用事貪取滋甚者○蝨音負又扶正切蝨音板

蝨蝨者

孫曰蝨蝨爾雅作負版

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

印其首負之

中音昂亦作仰

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

背甚澀物積因不散

因一作固卒躓仆不能起

赴又音匄

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

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

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

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

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

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一本有曾也不知戒雖其

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

哀夫

哀一作悲

曹文洽韋道安傳 元闕

孫曰曹文洽李義成軍牙將也貞元十六年監軍薛盈珍遣小吏程務挺誣奏節度使姚南仲罪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洎及務挺於長樂驛中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劍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

明旦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乃旁上聞而異之○又是歲五月庚戌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壬子軍亂殺判官鄭通誠建封子愔知軍事以抗王命韋道安死之韓曰二公傳諸本皆闕然集中有韋道安詩言其事甚詳觀其詩則傳之意可見矣題云曹文洽韋道安傳則事必相開豈詩所謂自言故刺史者耶或與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新刊五百家註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騷

乞巧文

集註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天漢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為徵應見者得福此乞巧之所自也然公為此文假是以見其拙於謀已耳晁无咎取之於變騷而系以辭曰周鼎鑄倕而使吃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為結律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夫鳩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兆巧原誠傷世徒為故詆拙以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者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驚要歸諸厚然宗元媿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復食餌馨香舊註行厚粥也

諸延切餌仍更切蔬果交羅挿竹垂綏而追剖瓜犬牙

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

天文之孫將嬪於河鼓孫曰漢天文志云織女天孫女嬪婦也韓曰吳均齊記云七月

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

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童曰組補縫也紕機縷也上總古切下女鳩切

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毀吾亦

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維張曰

弁冠也維衣衿也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偃委拜切

主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

孫專巧于天輦輻璇璣孫曰輦輻猶交加也書在璇璣玉衡璣正天文器璇璣玉○輦

鞞音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

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

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歎天津孫曰天津九星橫河中主四瀆

儷于神天童曰儷也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

芒孫曰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旁右旗亦如之而河鼓居其中靈氣翕歔呼勿切

茲辰之良幸而弭節孫曰弭徐行也薄遊民間臨臣之

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

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

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鼈螺蚌贏上

下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徨為狂局

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

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

情徇勢射利抵巇童曰巇山險貌音義中心甚憎為彼所竒

忍仇佯喜悅與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

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

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

譎詭令臣縮而女六切下同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

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狂

狎陸岸二音上又邊迷切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

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

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闔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一獨何工縱橫不卹非天所假彼智烏出獨嗇於臣怕使玷黜沓沓蹇蹇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暗音陰擘皆流血皆音劑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飛走舊注吟哢飛鳥聲也音吟哢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

心使甘老醜豈良日奔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

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南幣補註文選家有跪呈幣幣身之千金

豪傑投棄不有眉曠頰蹙童曰曠目恨張也曠音賓頰音過喙唾曾

歐喙呼惠切唾吐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

窮巨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

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目方心規以

大圓拔去吶舌訥與訥同納以工言又詞婉軟步武輕

便平聲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鬻孫曰楚詞下居云將突梯

滑籍以助緊極字突梯隨俗貌莊子鬻卷捨棄而亂為世所

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童曰王制五國以為屬十國以為連有帥○屬字音注

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輿朱裳韓

也音袖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

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

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

耻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

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汗

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敢一作安致命而昇汝慎勿

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

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黃曰聖賢之卒急於內而緩於外所造有淺深所見有昏

明所養有寬狹所聞有多寡是巧拙之所由分若夫言之聽不聽仕之遇不遇身名榮辱爵位高下則非巧拙之所系也故大智若愚大辨若訥如愚者聖人所與無智名者史氏所稱世俗所謂拙者安知其非真巧歟子厚既廢不重責已其論巧拙之大意特在於言語用舍仕官進退之間又何足以知真巧拙所在邪

罵尸蟲文

并序

韓曰公此文蓋有所寓耳貞元中公以黨累貶永州司馬宰相惜其才欲深濯用之詔補袁州刺史其後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議公昔衆矣假此以嫉其惡也當是謫永州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

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

求饗韓曰西陽雜俎云人有三口上尸清姑伐人眼中尸

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凡庚申日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庚申以是人多謫過嫉厲天

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

死柳子特不信特字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

帝神之尤者者字無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

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

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

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

類俾夫人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

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

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一作自刑其形陰幽踞側而

寓乎人一作詭以賊厥靈膏盲是處童曰成十年左氏晉

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上膏之下若我何醫

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上膏之下攻之不不擇穢卑潛

窺默聽兮窺一作觀此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

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

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諂誣為族類

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

施反闔為安佚譖下謾童曰謾欺一也莫官切相其心術妬

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張曰睨斜視也計

切走讒于帝遽入自屈幕然無聲幕音不覓其意乃

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彼脩蚘恙心韓曰蚘螻中長蟲也音匪

○他本短蟻穴胃韓曰蟻亦腹中蟲外搜疥癩張

疥作蟻也下索瘦痔唐曰瘦瘡也痔後病侵人肌膚日

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

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

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若汝讒慝叱付

九關貽虎豹食童曰楚詞朱玉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

天下欲上之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

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奪收震怒韓曰

天之刑神禮記孟將勅雷霆擊汝豐都豐音糜爛

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顯明

柳文十八

害氣求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蟲

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

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

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韓曰觀其文蓋指當時以詔曲獲用者又謂上之人不明弃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日微矣

比皆貶謫後作與前篇相先後云

后皇植物韓曰楚詞九章后皇嘉樹所貴乎直聖

主取焉主一作王以建家國巨為棟楹上音棟齊為

閭闔上音咸外隅平端中室謹飭飭一作飾度焉以

几孫曰周記室中度以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

其德其一作有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韓曰

伸木以限肘腋歌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

上音畸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

舒脅不違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推

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垤韓曰何休

癘蹇艱難癘音隆蹇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

屈韓曰鄧陽上書云蟠木根抵輪困離奇縮而墳坼坼

外邪坼音下五官切含蝎孕蠹韓曰蝎木中蠹蟲

柳文十八

中乾干音或因先容以售其蟠解見上售音賣也音病

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冷遷魄韓曰

謂之沴沴謂之沴沴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反筋倦榮乖衛

逆乃喜茲物以為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

可昵近以招禍癖僻音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

心為賊在口為德在肩為僂在膝為孳戚施跣

跂任曰戚施不能仰者跣曲也跂有跂踵國其匍匐拘拳

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韓曰選

介之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孫曰管子云士懷耿
云孔子至于盜泉渴朝歌迴車孫曰漢鄧陽書云里名
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朝歌迴車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

歌墨子面車韓曰晉灼云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

簡牘載焉載一作稱**昭王市**

骨樂毅歸燕韓曰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使消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而返君王大怒消人曰死馬且買况生者乎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三焉今王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哉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於是士爭趨

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

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

曷不乾乾張曰易君子終日乾乾○乾音虔**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

惡在微慎保其傳黃曰好惡根於心而託物以自見廉者不飲貪泉正者不食邪蒿反本者必悲黑白之絲執方者不蓄圓轉之器宜也子厚急於禄仕曲著壘折同於偃僂者多矣而反斬絕曲几几而有神得無濫誅之冤手

宥蝮蛇文并序

宥蝮蛇文

補注

八

補注晁无咎取罵尸蟲憎王孫并此宥蝮蛇文以附變騷系之曰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蝮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之也罵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離豎備此義而宗元效之焉○蝮音覆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注補

蝮毒蛇名色如綬文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南方**犯於人死不治又善**

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音誓

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舊注慊恨也苦葦切反齧

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孿腕腫

足孿力緣切脫烏貫切腫時勇切**為發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

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

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
內彼不即汝而汝即彼犯而闖死以執而謁者
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
彼耕穫者求薪蘇者孫曰漢書樵蘇皆土其鄉知
防而入為執耒操鞭持芟朴以遠其害汝今非
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孫曰易謂不凌奧
不步閭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
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
稠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
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

所為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夫天形汝軀夫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

脊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蜂音峯

其頸蹙而頭一作頭其腹次且上七私切寒鼻鈎牙穴

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斬害物陰妬潛

狙子余切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蠹為蠖韓曰蠹蝦

蠹蟻反行即寒蚓也焉可得已凡汝之為惡非樂乎

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

拳脊努咻舌搖尾舊注咻噉不逞其凶若病乎已

世皆寒心我獨悲爾五舌將難五舌庭舊注難除也

蠹蟻反行即寒蚓也

舊注咻噉

舊注難除也

植故後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壺驕切

勃諍號呶上音豪下左交切啗啗疆疆孫曰啗啗大聲也疆疆相隨貌詩鵲之疆疆○

音責又子夜切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齧倪結切行無列

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

踐稼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齧齧投法下

沒切齧竊取人食皆貫其嗽舊注以頰貯食蓋謂猿五狡切

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

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後群衆則逐王孫王孫

羣衆亦齧後韓曰齧齧也仁革切一作齧後棄去終不與抗然

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

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漉漉兮童曰湘水出零陵郡其上群山胡茲鬱而彼

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後環行

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

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跳徒彫切踉呂唐切衝目宣齧舊注齧齧根肉魚斤

切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闥善類兮譁駭披

紛譁音華駭下措切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嗽果腹

兮韓曰莊子三殮而返腹猶果然果如字又苦火切飽貌驕傲驩欣嘉華美木

兮碩而繁群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

怒喧居民怨苦兮號咷兮號音豪咷音珉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後之仁兮受逐不校

退優游兮惟德是儆廉來同兮聖囚韓曰飛廉惡來紂臣地聖

子違因謂文王禹稷合兮凶誅張曰謂舜用群小逐兮君

兮否泰既兆其盈虛鄒切伊細大之固然兮乃

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

而居黃曰子厚憎王孫文以後喻君子王孫喻小人有意思乎

小人孰甚於王伍王叔文子厚不與韓白為徒直節不屈乃

附叔文以求進卒與八司馬同貶向謂猿衆則逐王孫今固

不與後而從王孫以自取禍者耶

逐畢方文 并序

柳文十八

十二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

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

老弱燔死燔音頻晨不爨取亂切夜不燭夜一作曠皆列

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罷音疲蓋類物為之者

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

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

則其邑有譌火孫曰已上皆山海經之文妖若今火

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

邑中狀而圖之襍而磔之舊注磔裂也陟格切為之文而

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群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菜

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為用兮化食生財

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藝而窮災燕如朝儲清

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為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

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張曰袒謂肉袒條

忽往來鬱攸孽暴兮孫曰哀三年左氏濟濡惟幕混

合恢台韓曰楚詞九辯云收恢民氣不舒兮僵踣顛

頽僵音薑踣匹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夢晦黑

兮啓伺奸回若墜之天兮墜一作墮若生之鬼令行

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韓曰山海經乃

禹所撰故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童

書亶聰明作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倭死無貳幽

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翹咸至翹音

訴皇斯震怒兮於絕汝類祝融悔禍兮韓曰祝融

黎為高辛氏火正光照四海命回祿屏氣孫曰左氏禳火

之曰祝融注祝始也融明也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張曰楚詞考玄冥

冥水神回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

黠知急去兮點下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

兮無傷翔翔音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

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

如律令

辨伏神文 并序

余病痞且悸

韓曰八公又嘗与李建書云僕自去年八月末痞疾稍已又与楊鴻書云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又云每人大大言則蹶氣震怖抚心而按臆不能自止○痞部郵切

謁醫視之曰惟伏

神為宜明日買諸市身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

尤其故醫求觀其滓

滓澀也壯士切

曰吁盡老芋也彼

鬻藥者

鬻音育

欺子而獲售子之憎也而反尤於

余不以過乎余忒然慙熯然憂

慙口慙切

推是類也

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

辨焉申以詞云

和十八

伏神之神乎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

毆開滯結兮

毆音區

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

恒常休嘉訢合兮

訢音析

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

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

孫曰史記倉公傳陽虛侯病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盃

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

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

沽買也

欣然有得滌濯繫身

兮專恃爾力反增余疾兮昏潰馮塞

馮音胡對反

余

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

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

孫曰史記汶山之下沃野有蹲鴟舊注蹲鴟芋魁也○上

音存下 處身猥大兮香植圩卑

孫曰圩卑謂下濕之地

受氣

頽昏兮陰僻，敬危敬立宜切。累積星紀兮以老為

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蜾蠃韓曰蜾蠃子也，蠃，蟻外也。上惟船切，下文飢切。

不幸充腹兮，惟痼之宜。野夫伎害兮，童曰伎，假童曰伎，假也。音宜。

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

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

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

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勰螭文 井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補注零陵永州郡名，說文螭若龍而黃一說无角曰螭。螭丑切。

法曹史唐登浴其涯，沂螭牽以入。一夕昔一作浮

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

作勰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韓曰莊子天其運子地其處乎孰主張是。壽善天殤

終何為兮，堆山醜江醜山宜切又所綺切。司者誰兮，突然為

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祗兮，父母孔愛。妻

子嬉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泔泔湘流舊注泔泔水流貌二

音並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

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媿其安游。覲湘

繫兮孫曰揚雄反離騷因江潭而注記方欽弔楚之相繫注諸不以犯罪死曰繫。屈原赴湘死故曰相繫。○繫力追切。

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湄音。涎沫重淵涎徐連切字當作次重平

聲淵一物莫威兮螺形決目螺力幽巨潜伺窺兮膏

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

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教嬉兮洋洋往復流

逶迤兮逶於危切迤音移又夷尔切亦作迤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

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

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牲玉帛人

是依兮匪神之期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

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韓曰文蓋拍事寓意與招海賈之說同

求之氓咸善游永一作零陵二字童曰游泗也說文行水也一日水暴甚

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一作皆浮

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孫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其侶曰

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

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急已濟者立

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

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

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濤鼓以

風湧兮浩滉蕩而無舟滉戶廣切不讓祿以辭富兮

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

丘既浮頤而滅脊兮浮頤一作搖頭不忍釋利而離尤韓

離騷經進不入以離尤兮注呼號者之莫救兮號音

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鬢以舞瀾兮張曰楚詞大招

髮只注髮髮髮塊俵俵而為遊張丑良切龜鼃互進首縱日被髮

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始貪羸以嗇厚兮終

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

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

多以自諫兮姑拍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

魚兮胡昧爵而蒙鈎童曰爵羅大者死大兮小

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

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

紂兮孫曰史記紂兵敗走入鹿專利滅榮孫曰國語周厲

公苒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豺狼死而猶餓兮牛

腹尸而不盈孫曰尸亦死也牛民既貧貧而無知兮

貧音茂一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兮異中

人之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韓曰此文晁无咎取以續楚詞系之曰昔屈原

不遇於楚傍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激遊八極

以從已志而不可猶也然念其故國至于將死

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

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鬼而復之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僥倖不如居易以俟命

音古賈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

泊兮盪音蕩晏木泊作田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

突上還規切下施沒切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子忽切陰陽

開闔兮氣霧滃渤上烏孔切下蒲末切君不返兮逝恍惚無

逝字悅與恍同舟航軒昂兮上下飄鼓騰起嶢嶸兮童

張曰萃峯巖也才律昨莫視天若畝為步步百為畝

莫漢切與晦畝同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

孫曰山海經云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更笑

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

黑齒齷齪鱗文肌韓曰木元虛海賦或泛泛悠悠於黑齒之邦注黑齒海外國名童曰齷齪

不正齷齪露也。齒士眼切齷齪魚蹇切三角駢列耳離披韓曰山海經

有刺如三角反斷义牙踔欽崖童曰齒齒根由踔蹏也山嶽崆山高險也斷

魚斤切踔勑教又尺蛇首豨鬣虎豹皮韓曰沈懷遠

約敕角切嶽音欽鯀也形如地而四尺沉瑩臨海水異物志虎鬣長五尺黃群

里瑩文耳目齒牙有似虎形或變乃成虎。豨豕也音希

沒互出謹傲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

充飢弱水蓄縮韓曰張衡思文賦弱水之溟緩兮楚詞大招東有大海瀾水漉漉只注東海

其水淖溺沉沒萬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

物也弱一作弱孫曰山海經云崑崙之丘其鯨鯢疑畏童曰鯨鯢大魚也淫淫

疑疑魚力魚其二切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

淵通音高高下迥置滔危顛童曰迥迥也崩濤搜䟽

剡戈鋌張曰鋌小健切君不返兮善沉顛其外大泊評

齋淪張曰淪水名谷也齋淪水深廣貌○評音平齋於倫切終古廻薄旋天垠

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

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跌徒切沸

入湯谷孫曰淮南子云日出湯谷入虞淵韓曰離騷遠遊舳

艦霏解稍若木韓曰楚詞注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孫曰淮南子云建木在廣都若木

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嗇貨號風

雷童曰海神名曰海若巨鼇領首立山頽韓曰列子渤海之東有

所着隨波上下不得暫時先聖許于帝使巨鼇十五牽首而

載之迭為三番六万歲一交焉孫曰天問

九垓孫曰易震雷虩虩君不反兮糜以摧咨海賈兮

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恟音而以

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孫曰周禮險野以人為主

曰上黨路州也言天下平陸之地足以為賈而无虞也蹈蹂厚土堅無虞舊註

也忍父如又二切岐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

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

兮欲誰湏膠鬲得聖指鹽魚童曰孟子膠鬲范子

去相安陶朱韓曰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乘扁舟浮江湖

居與時逐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呂氏行賈南面孤韓曰呂不韋陽程大

貴家累千金後事秦莊弘羊心計登謀謨韓曰桑弘羊

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領大司農孫曰東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

者煮鹽大冶九卿居孫曰東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

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

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

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

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